



00154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下目錄

傳習錄下

陳九川錄十八條

黃直錄十五條

黃修易錄十一條

黃省曾錄九條

錢德洪錄五十一條

黃以方錄二十五條

通計一百二十九條

陽明要書

八目錄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下



傳習錄下

九川初見先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其後再見先生先生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原到誠意上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一

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功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

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

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其泉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其泉用功所以轉得來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說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卽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卽是私念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

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竝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四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針膏盲。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做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夫。當見之。

他日答席元山又云。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以後一人。與此微不令。

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

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良知分自心之是非固已具足猶恐迎幾應變未必充周無碍業經變故方能自信猶良醫既明於理亦須臨症試驗耳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理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偽。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九川問伊川說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六

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具功夫。

素有快活處病中依舊卽常
快活也總是不爲病所苦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忍
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纏綫難屏覺得早則易覺
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
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
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
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
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
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真是難處雖知丟他不去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七

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
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却于心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
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
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
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
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
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

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讚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八

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畱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此說似暗指朱子其實本於朱子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請問何如。

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疊疊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

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論語地論工夫論心性總只交互渾融非謂其差也。但孔孟隨時異言。先生一言到底。

以上十八條陳九川錄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先生曰。心之體無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九

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乃指天以示之。曰如向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為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節氣。但循着這天理。則便

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得不得果屬可商隨時有未得與得耶少壯未得而老得耶先生之說融於文公矣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十

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人皆以良知家爲頓悟豈知良知無漸致未嘗無漸也各隨分限所及則初學旣無躐等成德終無已時盈科後進自強不息真有成始成終之妙故味一旦豁然貫通六字晦翁漸中有頓味各隨分限所及六字陽明頓中有漸陽明可以無疑晦翁後人可以無疑陽明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

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

善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知行是一是二原不必紛紛致辨。先生此答似亦自悔其中歲多言故不復明知行之所以合一處。直云我立此方以救病爾。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天理所在便去盡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十一

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知名物度數草木禽獸之類不勝其繁。聖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者聖人自不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不知能問雖亦是天理節文但常人皆然不必聖人本體明者方能問人也。常人雖問後未必

便徹始徹終。聖人一聞人言，卽于此事之當然，所以然無不洞悉。此方見得本體大明者，與凡人不同處。

問：先生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水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上

好樂憂患之有所親愛畏敬之僻，此是過當些子處。下愚如紂，直與本體相反矣。善惡一物之說，亦須善觀。不然，將程子惡亦未嘗非性與善惡皆天理之說，扯入佛氏無善無惡去，則過戈佐寇矣。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聞之，覺甚易。後體驗來，此箇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

之學一誠而已

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
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
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
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事故後面凡說
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者說小人說
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者其他言
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
能修道者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
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
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
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
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
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
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掩矣
先生異於釋在存天理釋子初欲離動求靜二
之也其後欲以靜該動欲一之而實不能也得
手宗門者或能治一事能用兵則有之而以均
天下國家化民成俗斷斷乎不能也

存言靜術
信動亦細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矜持太過終是有弊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簡束便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照管中心自能簡束容止盡內方外自是無弊太矜持太直率俱是有弊雖彼此救正終是有弊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四

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亦非修辭立誠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稍過其分限亦誠也意在成物也自言須不及其分限矧可過耶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慎思之亦夾

在學問辨裏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只是不可有凡人忿懣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怒人相鬪怒其非者而已不與我事所以惟見理之是非若因犯我而怒則先有一我立其間有多少動氣在故使心失其正者氣也使氣動其心者形也愈不學則愈賤者為主愈學則愈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貴者為主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逃了父子怕君臣累逃了君臣怕夫婦累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因怕故逃以不着成着楊墨以治人起見故孟子極其流弊至于無父無君佛專事心性故先生追其病

根爲着相

以上十五條黃直錄

據傳習錄黃直錄以方係二人今觀所

記首一條皆用黃以方問四字發端餘條並無直名豈直皆代以方掌記而身與師未嘗發一問難又不涉他友一字耶且後所記凡二十五條應以方者三而此所記十五條惟發端處一見似前後總屬以方所錄非直之筆也或者直方義合直與以方本是一人刺集漸訛遂岐名與字而兩之闕疑可也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不知亦須

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

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

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去

中添燃一燈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宰宰

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

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

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日

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

良知存久黑宰宰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

是助長不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是有根本

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
事事物物上尋討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
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
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鮮好終
久要憔悴

程朱豈修飾外面何嘗老來放倒蓋其生平總
以去人欲存天理爲功非因循至事物之理而
精神不注於內也先生因格物之解不合
遂疑前賢用力處與己全殊前賢不受矣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舍下面數
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

陽明要書

入卷一下

傳習錄

七

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
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
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
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
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
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
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

種科日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

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上智之人恐不屑爲舉業。不肖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柰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干事萬爲只是一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六

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非累於作文累於得失
爲舉業者知此便知學

問生之謂性亦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亦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停當。然良知亦只

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此條當與下錢德洪錄告子病源一條參觀。諸所辨論俱在彼條下。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九

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毀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

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

耳

以上十一條黃修易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
豈待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
古今天下聖賢的話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
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
些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
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
危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
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
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
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
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工夫方才活潑潑地
方才與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
似此是學問至極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

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保全
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
無異便偷生在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
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
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若以厭外物之心

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若不厭外

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專倚靜坐何以有驕惰之病靜中撒然有見每

自負知道是驕靜中悠然自怡謂世務不足經意是情非深於自爲不能知非切於爲人不肯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

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網縛

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

與曾點言志一章畧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

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

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

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

志又不對師之問日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

此數不泛
以是隨才
是就

罵起來了

伊川素教方巖門人自不敢曠率則有之生平未嘗罵僮僕豈遂于此發

罵臆笑昔賢殆先生之習氣又發矣且聖人神化賢者守經正其同也聖不云乎以不可學可最爲能似弟子豈必人人如聖人乃復稱許他點師安得人人如尾父耶

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狀

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

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

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

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此是聖學真血脉路

以上九條黃省曾錄

李侯壁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

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壁起而對曰珙亦願

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

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真有聖人之

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若畱些子別念掛帶便非

必爲聖人之志矣。珙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

此下五十一條據原集皆黃省曾錄。然他友皆字德洪。獨各其爲緒山手錄無疑。集訛刻耳。今正之。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十四

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要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不尚急尚舒徐。不尚虛尚朴實。不尚懸解。尚去欲合觀二條。良知教門思過半矣。

問修道之謂教。道卽是教。如何先生曰。道卽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便是

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又翻案交融非緊關語亦因問者不切姑以此答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常如何有睡熟昔日向

晦冥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卽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旣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卽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卽是妄思魔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卽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卽是收斂凝一的有夢

惟寢食人人所能先生云非昏睡卽麗寐方知
舉世能飲
舉世能飲
食者少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
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
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
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
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脫離生死苦
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意思便不是他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虛無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碍聖人只是還他良
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良知之虛便是天之
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
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
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碍聖人只是順其良知
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
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
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

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

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竝無餒歉。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

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
句便盡更無内外之問告子見一箇性在内見
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此當與前黃修易錄生之謂性一條參觀據此
條先生從仁内義外推出告子性在内物在外
之岐見所以不滿告子者推其意謂物有善惡
而非以性無善無不善爲有病也請合兩條論
之性無可言善字特指點其中生意如桃仁杏
仁其性如何可言然須謂其中有生意此生意
能幹能枝能葉能花須是呼之爲善此生意與
生之謂性生字迥然告子指其可見者是形而
下彼思性中安得有可見之善故須云無善此
生意是不可見者是形而上原非謂性中有一
可見可指之物則直謂之善而理本無形太極
本無極之字了然矣必云無善分明是無上又

陽明要書

卷一

下

傳習錄

天

加無也愚故云先生誤在善不誤在無○孟子
不言有無如道性善如曰性善如乃所謂善從
未嘗云有善謂性善則可謂性有善自不可若
告子言無而孟子言有是各墮邊見矣惟孟子
不加有字故後儒敢以無善無惡攙之似孟子
當年爲缺義惟孟子不加有字故告子之無善
無不善與後儒之無善無惡皆爲滲漏其半而
總不出孟子之範圍必謂性無善無惡能是告
子而非孟子乎未也繼善成性孟從孔出矣能
是告子而非孔子乎或曰我固有之孟子亦言
有矣曰我字自與性字異我身亦我我心亦我
我下自可加有字假曰非由外鑠性也然乎哉
大抵告子認性與禪宗不異第禪宗明心告子
勿求於心則粗甚耳○好片青天無一物夾雜
而風雨露雷無所不徇性猶天也呼性爲善猶
贊青天爲好耳若夫善意善事猶彩霞明星惡
意惡事猶黑雲濁霧雖彩霞明星與黑雲濁霧
相去遠甚要不可執此震此星爲青天之本體

也善意善事性所發也非性所有也待發而有
乍有也非恒有也厥有恒性不恒不足以爲性
善意善事之于性猶彩霞明星之于天其大者
亦猶景星卿雲也豈其恒耶若執善爲性則現
在爲執着事前事後爲憧擾性之本體終無見
時是蓋執無善者之本意良有激而云也聖賢
謂富貴功名皆若浮雲惟爲善是實彼惡人認
定此語以爲性中有物身後有名俱從有爲處
用力故復執之曰無善見有爲爲善者與富貴
功名無異皆所性以外物爾然孟子云所性不
存明謂堯舜事業皆太虛浮雲矣善如勳華猶
不執着更有何善可執着耶故言善則以此而
舍彼言無善則快彼而害此是以閉正道者深
闕之嫌其偏於快破也孔孟未嘗說有何待後
人說無○性中本無一物何故謂之善曰無一
物夾雜至虛至粹不謂之善而何古人于善之
外在在言無無之一言獨不以加於善非但爲
立教防維而已蓋合衆無所以爲至善也無能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无

無知孔子何如其善也無得而稱泰伯何如其
善也行所無事禹何如其善也蕩蕩乎無能名
堯何如其善也無聲無臭天載何如其善也無
言而時行物生天何如其善也無思無爲而通
天下之故易何如其善也無我而萬物皆備我
何如其善也治功行誼教誨知能皆善也皆性
之所出也皆天下所不可無者及其至則皆反
於無惟性本無一物故反於無以合性本無一
物何善如之以本無一物爲無善何失如之○
朱子說心自仁如耳自聰目自明愚謂性之善
亦如之聰明何嘗有物可尋則原不落有而必
指爲無聰無明不反爲剩語乎必天下有原無
耳目之人則可有耳而聾其聰性與師曠一有
目而瞽其明性與離婁一不對扶毫不過五音
婁曠之聰明原無可指也○性善之善卽至善
至善卽太極此善原不與惡對或曰旣言善安
得不對惡終不如太極二字渾融豈知據字推
求卽太極何嘗無對太卽與少對極卽與半對

此尚原少
若在孔
何以爲

矣。語言指點至此更無去處，必求無一毫破綻。惟有孔子兩句云：予欲無言云。默而識之。邵子亦云：晝前有易，蓋惟是不涉手口方是。獨而無對方得，渾淪無破綻耳。復摘之曰：欲無言亦言也。稱默識非默也。則太昊之卦有熊之律，蒼頡之字，其不與燧人氏之鑽同爲禍首歟？天間不如混沌日出不如長夜，其然乎哉？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氣相通，其旨自精。卽以氣爲良知本欲狀良知之普遍而適使人心之下夷於物氣也。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未看此花時，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

此花不在汝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又忍得只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

陽明要書

入卷一下

傳習錄

三

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此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此條理便謂之信

其居常也日昃之難鼓缶而歌思親之死如不欲生居常異矣其遇變也有舍身而全親無棄親以全身遇變異矣而曰身與親更不分別其然乎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

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

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向說天壽不貳。屬因知勉行。此又言盡性至命。仍與朱子符。與己意歧矣。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平日寬和。此責嚴厲。然此人戇耳。巧于行。此意者。龍溪而先生悅。共慧辯而不責也。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

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

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
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
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
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
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
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塵
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
的塵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
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坐者皆躍然

想亦中歲機鋒暮年
德盛神充應不復爾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
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
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
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
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
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
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貴前知者天下之治亂也知則可以豫救不貴
前知者一身之利害也盡義受命而已矣何避
何趨如此分看自合且如畏於匡厄於宋若在
邵子或能預遠網羅孔子則不知而遭困絃歌
微服卽是遇變而通
卽是從知幾上來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
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
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
有知本無不知今
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日無心照物淺語便明非此
語則無照無不照起人眩惑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聰目原明心
思原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
衆人不能只是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

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
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
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
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
了若只管在事上思叫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

得喪人欲攬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
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
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
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
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
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闔意天下皆與
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
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恭則不侮五
項又如何看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
不足如何先生曰三子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
巧只在用力處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
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
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
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二者皆長然孔子之
和只到得桮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

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智本體是何物便自了然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是非兩字是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美

異於禪處在此然與物無善惡之說不可通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人心所合有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

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物無善惡心又安有是非內常有而外常無是分內外也七情惡者須去善者又須中節不可執着不可過限此非加意省察雖欲調停適中得乎則欲爲善去惡而云不可分別是廢察識而專任克治也蓋以知無工夫工夫在爲分別任其自然用力在於好惡卽夫子以是知誨由其本意亦然但不云不可分別便自無病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

曰知行二字卽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

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者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必須加人一己百八十己千之功夫

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先生每云任良知之流行不可分別善惡是乃生知安行事也學知困知方以不能分別是處豈以分別爲戒乎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雖哭不過節則心體不傷云雖哭亦樂大哭後方樂俱未安且樂是心體彼赤子之心獨有樂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耶抑并

樂無之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若不用功連筍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

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
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
舜是世間大不孝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父鳴治
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
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
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
心已爲後妻所移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
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
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

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
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
瞍亦做成箇慈父

父子不可較是非然此事必其父有偏私故以此言感動之又使其子知不可有自是之見也若曲在其子豈應以瞽瞍爲說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
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
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
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

減得一毫他只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畱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卽有二了

倘所執全迷亦當轉其迷而便覺可轉者未嘗非鄙夫之本來天則爾

先生曰烝烝又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又以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掩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罕

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已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舜亦過而後能改乎與堯舜以上善無盡均屬創語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

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
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美
善盡與未盡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
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
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
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
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
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
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四

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
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元聲只在你
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
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心氣和平
聽者自然悅懌興起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
言志志卽樂之本歌永言歌卽作樂之本聲依
永律和聲律惟欲和聲和聲卽制律之本何嘗
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
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之中和原與天地

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驗我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何處取得准來。

借戲子以感人心，復古樂得太上因之之意，至欲掃候氣之法，立論過高，既竭耳力，繼以六律不可畧也。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聖

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甌其流，必歸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馳而放者用此治之
溺而放者又常別治

先生歎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
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是箇好高
不能忘已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
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是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

先生曰蘓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
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聖

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
能窺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
爾

不論心術學術且單論天資孔子天資忠信齊
宣王天資朴實商君天資刻薄蘓秦張儀亦天
資險譎人也故學焉而得其
性之所近安可謂聖人之資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
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
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
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

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發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鍾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發未發子思指之矣性成之矣全得剖出中和學者方知于未發涵養慎獨是也今云無未發已發籠籠統統令人何處用功此與知行合一之說更別知行合一不過說得畧偏猶然仁知之見無未發已發直是無事生事幾于无妄之行矣蓋剖中和者譬岐黃析臟腑之情後人執着譬醫家立方之滯耳欲融其滯而遂混其端倪是厭方之誤而顛倒臟腑之位也分說之害曾害幾人言無之救所救何事驚天動地寂天寞地在先生爲創語後人直借爲美口之資亦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器

大足惜哉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

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墨

總之能生則是性。故曰善不可曰有幾種性也。總之能視則是眼。故曰明不可曰有幾種眼也。雖無定。仍有定。桀紂則是瞽者。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着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日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

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
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
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
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辭氣高超可喜細思之爲氣所亂之人雖子後
午前恐無淡平雍穆氣象若不爲氣亂者雖無
禱擾正有寂寥又非人消物盡之比也彼經今
而不古此經古而不今則一日都經過者指何
等人哉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
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異

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
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歸見先生曰
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
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
主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
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
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
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
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

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先生機辯明快頗類孔子

以上五十一條錢德洪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畢

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方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孔子明以博學篤行為兩事學與思亦為兩事先生兩而一之且三而一之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哭

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

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

上便實實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良知便去做知得不善却不依這良知便不去做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好惡雖知惡不能着實惡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

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吾少時曾依晦翁說着實去格物來因勞

致疾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居夷三載頗見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天下之物莫不與我相關隨所遇之物而格之原在身心上做合內外之道也認定物字在外故必須看物字在內合二條觀之先生之意具見矣然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便自有擔當此意思則真是先生得手處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了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些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做得雖公

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
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
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博學之篤行之
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
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
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
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
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

斷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
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字先生
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爲私欲間
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
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
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
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
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
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

言之意

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團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徃徃悅慕其所為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為格物之事先先生曰非也格物卽慎獨卽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的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

了未嘗
此

是道問學處多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
件且如今講習討論至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
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
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
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
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
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
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便為私欲所蔽有
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
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
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
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
學用工却須掃除蕩滌勿使惡積則適然來遇
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
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

除其根
充役怨
不行異

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工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卽無未發已發之說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馳騫不在不睹不聞上用功蓋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實落處久久成熟則不須着力不待防簡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

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
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
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
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不可須臾離原說離不得也觀可離非道也
便見先生以中庸爲說工夫故反分兩層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
刺刺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
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
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
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
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安帖若纔下
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歎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
他卽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
根當下卽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

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實無無念時只是慎獨原無所着着則念在一事一物矣未來爲必已往爲固此便是於能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伐功之根
皆碍心體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何謂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亦與我同體鬼神亦與我同體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叫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

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有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卷

天地鬼神萬物皆與我流通，其說是矣。謂死者無天地萬物，是往聖之靈明與後世之靈明間隔不通矣。一體見在，不一體先後乎？學者更致詳焉。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亦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

德為聖人，非謙即不成聖。此是絕頂去處。故曰：君子之終，佛家自尊自大，便是不識此義。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亦至精至微。孔子曰：其知示

諸掌乎人於掌何日不見及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聖人果以相助望門

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癸

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碍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

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

皆惕然以上二十五條黃以方錄

卷一終

